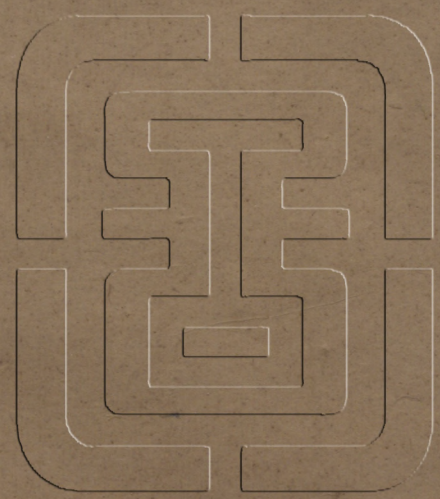




三五六四

史4-65



資治通鑑

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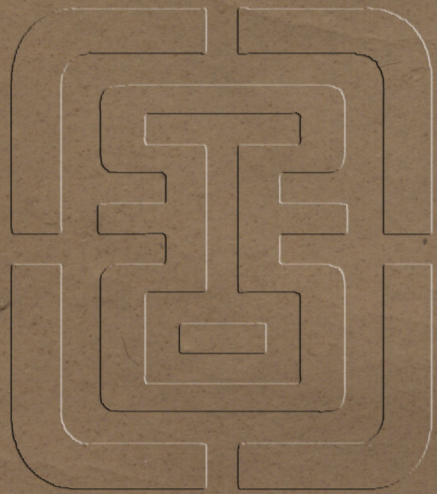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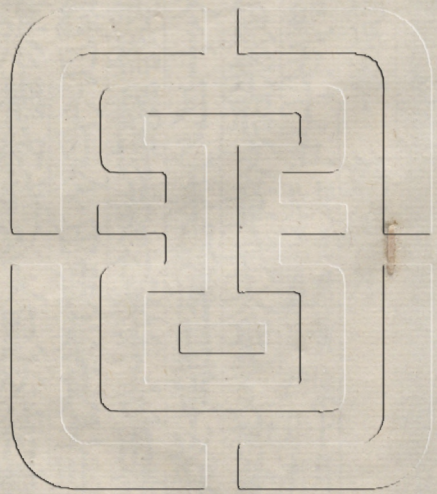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端履書稱漢書卷之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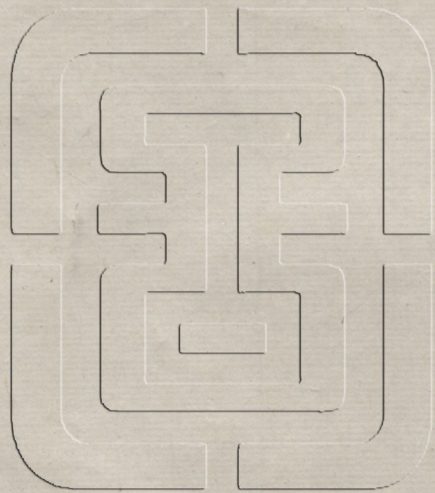
金吾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壬光緒難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令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



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曰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庚戌更名皇子寬曰煇察曰恂察曰忻察曰悟審曰恪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喪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

唐憲宗

劉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募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化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

之相顧失色歎曰強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誣為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鄭蔡恒遣遊交間說百方與終不聽季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 李絳

唐憲宗

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損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尚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宜始置

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
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
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
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
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
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
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
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官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融與之兄
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
退而揆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

唐憲宗

之時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
義為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
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輿罷
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司空同
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
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
敏重賂正言求出鎮父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
誘其奴支解之弃溷中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
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退負南牆而立遣人
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日暮方歸明日復至丁酉頔
左授恩王傳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貶官僮奴

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秋七月辛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脩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瑄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積口據

唐憲宗

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柰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去河絕遠烽候緊急不相應接虜忽患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相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乙巳廢天威軍

以其衆隸神策軍 丁未辰瀋州賊張伯靖請降九月
辛亥以伯靖爲歸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初吐蕃
欲作烏蘭橋北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
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
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
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
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鶻鵠泉邊軍戒嚴 振武節度
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之子也以刻覈得幸
於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
備回鶻所給資裝多虛估至鳴沙遵憲屋處而士卒暴
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卷甲而還庚寅夜焚

唐憲宗

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
靜邊軍 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上以妃門
宗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
許 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
上怒以夏綬節度使張煦爲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
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鐸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
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
魏博卒數萬紮陽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 上問宰
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
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
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

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以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鐸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李絳婁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王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瓘先罷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臯之境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

唐憲宗

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王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勤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斬去畜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積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冰步兵三萬騎五千則

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
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
張弘靖爲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 翰
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
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
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悛不辭秋七月戊辰以悛爲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
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
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回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
嘗以絲髮聞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悛謀曰上所賜奴婢

唐憲宗

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闔
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驟時抄掠壽州茶山以
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
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
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
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
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
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
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
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

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兵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圻射棚淮西宿將董重質兵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 戊戌加河東節度

唐憲宗

使王鐔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救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

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爲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月戊辰以尚書右丞

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鐸加同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鐸上以寵慰之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綏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綏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於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

唐憲宗

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李傑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旰王鐸誅之及其黨王叔文

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其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

唐憲宗

傳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旣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旣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務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所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旣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

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
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哀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
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
若也爲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
而卒以禍之且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蠶
織吾小人輟糲餐養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
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庚
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
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
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

唐憲宗

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
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
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
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
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
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徒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
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
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
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
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
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

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

唐憲宗

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墜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王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遣之 上承宗遣牙將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

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僂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只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

唐憲宗

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復壁重櫺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怕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卧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怕郵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

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
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
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
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
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
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去 秋七月庚午朔靈武
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及善光顏先娶其
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
物歸于其妙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
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
其朝貢曰異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

唐憲宗

命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
都本道人雜沓往來更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
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
闕縱兵殺掠已竟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
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
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
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
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
獵爲生人皆矯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
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
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

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
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些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
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結黨定
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
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錐擊其
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
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
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
皆受其職名為之耳目元膺鞫此嘉珍門察始知殺武
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
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

唐憲宗

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
甚不可不誅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
暇治師道也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
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
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資士卒累年之積
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眾萬餘人
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
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
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
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
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

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辛丑刑部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至今長行敕近刪定爲三十卷請施行從之 上雖絕

唐憲宗

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庚戌東都秦盜焚栢崖倉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士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潁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次嚴襲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戍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

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比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鐸薨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怕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

唐憲宗

十一年春正月己巳以弘靖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首千餘級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也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貴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連成故也上不聽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 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並哥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

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孫也 乙卯昭
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南詔勸
龍晟活虜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弒之立其
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太谷谷蠻言兄也
已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荆南節度使袁
滋父祖墓在朗山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
俛錢徽貶官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僅得還鎮 辛酉
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鴉城 二
月庚午太后崩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
下處分不置攝冢宰 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
兵於固始拔鐵山已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

唐憲宗

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圍
樂壽 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
雲柵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鏐以兼中丞權
判度支鏐始以聚斂得幸 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
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 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
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子也 宥州軍亂
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平之 五月壬申李
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
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
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

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賊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傳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使由光祿唐隋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鄆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竊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用兵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明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

唐憲宗

吏部侍郎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邾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庚申葬莊憲皇帝于豐陵 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即坐請罷兵貶興元府會曹朗及之子也 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 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韻考功員外郎韋颯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頴見素之孫颯厚魯之九世孫也 乙酉李光顏為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

寇乙丑邕管奏擊黃洞蠻却之復負蠻等州丙寅
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雲柵
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
鐸家二奴告鐸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鞠於
內仗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鐸家財裴度諫曰王鐸既沒
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
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已以二奴付
京兆杖殺之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
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
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
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北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

唐憲宗

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
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
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
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
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討
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以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
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
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
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
千餘級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
首千餘級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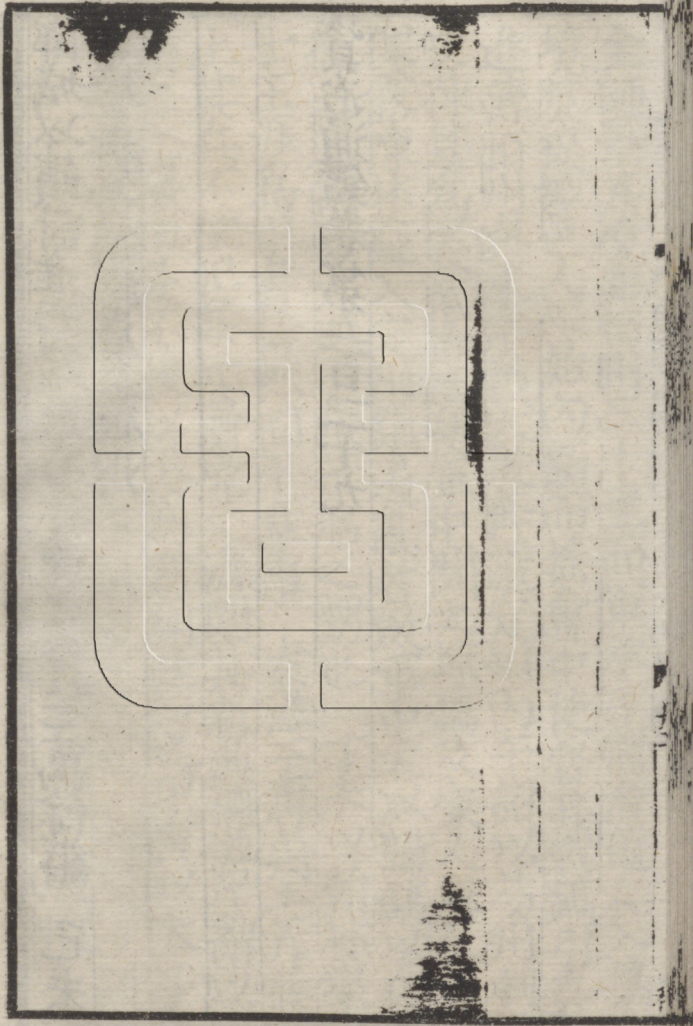
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鎬
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
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
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
裸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邊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
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丁未以翰林學
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
止其兵不使犯兵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
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
詹事李朔為唐隋鄧節度使朔聽之兄也 初置淮穎
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汴淮入潁至項城入澠輸于

唐憲宗

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己未
容管奏黃洞蠻屠巖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憲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諸殿學士兼翰林讀史奏議學士高崇福官制

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五十六

起強圉作噩盡骨維大
淵獻五月凡一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李愬至
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近者
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
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復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
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
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

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
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翹名位素微遂不為備
遣鹽鐵轉運副使程昇督財賦於江淮 回鶻屢請
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
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
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
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
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剽邏遇吳元濟提生虞候丁士良
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
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頰曰真丈夫也命釋其
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

唐憲宗

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
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
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期乃給其衣服器械署
為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姜克蔡州古葛伯城 丁
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
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
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
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
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
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臯之子也 淮西被
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麥莠魚鼈鳥獸

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救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勣自唐州徙屯宜陽柵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人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勣戊子勣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爲降未可信也勣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勣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勣更其名曰忠義

唐憲宗

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郤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潞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潞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潞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郟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郟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勣遣山河十將董少珍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珍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岢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郟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

曰順死敗其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降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龔朗

唐憲宗

山擒其守將梁希果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千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強引兵出境纔五里勿甲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汧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內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過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驍將有勇略子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

於張柴村翹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
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
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
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翹
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翹欲龍發而更密其謀獨召祐
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
為變多諫翹翹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謀稱
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翹恐謗先達於
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江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
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因謂眾曰諸君既以祐
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

唐憲宗

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翹翹見之喜執其
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
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
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
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翹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舊軍
令舍賊謀者屠其家翹降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
翹翹益知賊中虛實乙酉翹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
官軍不利眾皆悵恨翹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
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使常為行備欲以
襲蔡會又兩所在積水未果 閏月己亥程昇還自江
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 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

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上聞之丁未
罷綬侍讀尋出爲虔州刺史綬京兆人也 吳元濟見
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
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
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初國子祭
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
費戣奏疏罷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
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
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西
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
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

唐憲宗

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
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
勢實窳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
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
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
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
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爲宣慰副使右庶
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
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徭通化

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衡於度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傳高承簡為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創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為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

唐憲宗

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澱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者始宜為之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云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云不吾虞止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眾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

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鄆城密白裴度度曰非出奇不勝當侍良圖也上竟用張宿爲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

唐憲宗

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

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朔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朔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兵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朔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纒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朔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晉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朔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

唐憲宗

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朔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朔朔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蔡酋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朔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朔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以淮南節度使李鄲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已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

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摠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之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

唐憲宗

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及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

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
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
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
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
來遣諸將出兵比吳不東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
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激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
所與問訊書少誠東而示眾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
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眾皆憤怒以死
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猶及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
眾與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
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茲蔡其形勢牙前虞候劉

唐憲宗

晏平應募出示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
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
於外佔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晏然曾無
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三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
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朔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為重胤等
各遷官有差 舊制御史二人知驛壬辰詔以官者為
館驛使左補闕裴潯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
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
不必在大上不聽 甲午恩王連薨 辛丑以唐隨兵
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摠為彰義

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
舊將度至郟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
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
知政事以馬摠為淮南節度使 初吐突承璀方貴寵
用事為淮南監軍李勣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
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勣為相勣取由官官進及
將佐出祖樂作鄙涼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
成寅鄜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
不見 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
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勣奏先許重質以
不死

唐憲宗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
官高沐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
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
誠為尚書憂家事及為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
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
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
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昉凡軍
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
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彞因其
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
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

李遂詣鄆州宣慰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
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
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爲
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將軍充威遠營使於
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李朔奏請判官大
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朔誠有奇
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李鄴固辭相位戊戌以鄴爲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
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僭王言義卒
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
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

唐憲宗

景與河朔二鎮無殊內不自安已酉遣使上表請舉族
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
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 裴度之在
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
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
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
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
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
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
師幽州太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
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

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煩吏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戊辰內出發印二紐賜左右二軍僻仗使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揚白溫婢蒲氏裴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裴氏言

唐憲宗

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柰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寃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晏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遂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避盛氣正色為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曷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遂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

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昌曰諫師道者二輿觀
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繫者以獻師道怒囚之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
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摠為忠武節度使陳許潁蔡州
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 辛丑以知勃海
國務大仁秀為勃海王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
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二千送至滴河會縣為平盧兵
所陷華擊却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
度副使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胤
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勣為武寧
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

唐憲宗

橫海兵共討之以官欵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遂方慶
之孫也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
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
南節度使 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
為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
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
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
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
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
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君舉極陳其不可
上不聽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

為鑄昇皆錢穀吏伎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駑馬憂和無可許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蔽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盛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唐書宗

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救書極論之乃止植甫甫之弟子也時內出積年緡帛付度支令賣鑄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鑄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以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鑄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文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中水蕭俛劾奏

其狀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目覩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慮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載上不悅退召朝臣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宋正卿李道古先為鄆岳觀察使以公員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鍾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辛巳朝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

唐憲宗

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文成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成於

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揚劉度河直
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
之是日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揚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
築壘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
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
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戊辰以春州
司戶董重質爲試太子詹事兼安武軍軍驅使李愬請
之也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
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
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
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

唐憲宗

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當請
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
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
沐郭即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奸佞殺沐囚即存以
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即存還幕
府 上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明黨朕甚
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
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
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王辨其所爲邪正耳 武寧
節度使李勣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
克之李師道性儒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

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沐陽令梁洄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吐蕃遣使者論頡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壬辰武寧節度使李勣拔魚臺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

唐憲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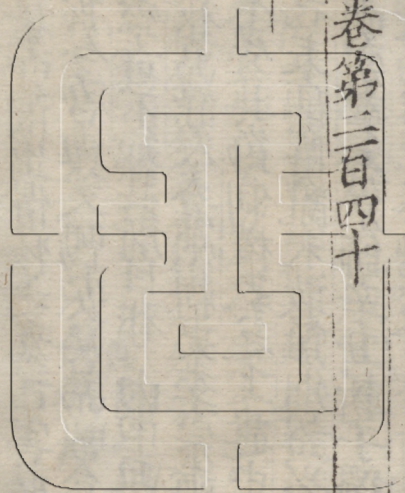
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秦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疾行帝

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挑刺枝除不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挑刺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董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晏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於有獨愈惡其靈財惑衆力排之甚言多矯

唐憲宗

激大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倦而喙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國又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權海節度使鄭權不叶不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已表稱懼亂未敢離州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遂宗奭宗奭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親王兼陳侍讀學士奉詔為寧國河郡開國食邑五百

實封五百紫金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五十七

起晉維大曆獻二月盡重光
亦舊若六月九二年有哥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
李勣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
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
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
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
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

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
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
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
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
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
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
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
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
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
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
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二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

唐憲宗

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
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
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
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
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
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盛吾曹
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旛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
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
使趙重棘立於衆首良父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
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
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

前餘皆服粟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投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刀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林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

唐憲宗

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震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統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歎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乃夏後澄使識

之澄熟視其面長號墮絕者久之乃抱其首紙其目中
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士戍田弘正
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已巳
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
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
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稽視土地遠邇計
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王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
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
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
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曹文
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

唐憲宗

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
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
諸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
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
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
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
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
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
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
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使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
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

將何以雪三齊之憤然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
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
恥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云去一死於獄家貴
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
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
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郵人親識宴聚及
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郵悉除苛禁縱人遊樂
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郵人久為寇敵今雖平
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
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
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

唐憲宗

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更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
能絕及田弘正入鄭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
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
於賊容其姦也裴度憂深募勇用兵以來上之憂勤幾
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
非所欲也弗許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為鄆曹
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
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
遂為沂海充密等州觀察使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
何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
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擢使刺史各

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
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
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
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
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王之暴橫
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
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
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黨陰擠之丙子
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鏐專
以指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
之鏐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鏐乃不

唐憲宗

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
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
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
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
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
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
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
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
也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
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則太平未
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

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編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間恒人事成遂竊以爲己功還報受賞自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緡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殿尚有錢百餘萬緡緡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沂海充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詈將卒

唐憲宗

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與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緡二十五萬匹純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左

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鑄同年進士故鑄引以為相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今聞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關帥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

唐憲宗

尤厚戊辰陳許節度使郝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閬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它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朝廷議與兵討王弁恐青鄆相煽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

亦稍逃散遂加以粗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嘗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二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隸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亦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

唐憲宗

也况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東豐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曰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得聞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昏權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

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半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卅爲蠻酋象古兄爲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

唐憲宗

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徵幸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殺所部晏然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爲瓊州刺史是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二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

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鏐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潯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竒伎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

唐憲宗

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潯江陵令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鏐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鏐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鏐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凶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鏐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然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為湖

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縛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
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
狐疑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
兼暮才行癸亥擢兼暮左拾遺內供奉兼暮仁傑之族
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
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
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充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許
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
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謀尚未息
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

唐憲宗

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
多躁怒左右官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自危庚子暴
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
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
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臺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
吐突承瓘及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
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
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
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放戎之
弟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
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丁未輟西宮朝

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祭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

唐憲宗

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丹王逾薨吐蕃寇靈武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于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于歸國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

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為江陵主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稹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廟號憲宗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

唐憲宗

對曰先帝之意又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為華靡 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怨訐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 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一千浚魚藻池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令狐楚衡州刺史上甫過公除即事遊改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

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過密施禁
蓋為齊人合謀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戊午加郇寧
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勣並同平章事冬十月
王承宗薨其下祔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
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
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
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
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
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
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為

唐書

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
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党項復引吐
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
州宣慰 壬午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
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胡寇壓境勿心有急
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昵賜與過厚
大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
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
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
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
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

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
事忠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
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
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
福也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
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
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
剡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荅吐蕃
請和好使初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吐蕃請
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
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

唐憲宗

兵赴盟於是賤洎郴州司戶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
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
使劉悟為昭義節度使李愬為魏博節度使又以左金
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玘數出兵
襲吐蕃營所殺甚眾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
以神策受賞厚比皆愠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
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
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
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
亦皆退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

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誼諱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

唐憲宗

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復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父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孰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綠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

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
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
獻謀計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
二萬餘人僮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
罔朝廷豈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
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
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
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
其罪及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
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

唐憲宗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
道各令均定兩稅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繫疾
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
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
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汚
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
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
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崇常於府
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
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
化已卯奏乞弃官為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
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
平章事以播為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
世孫也 回鶻保義可汗卒 二月癸丑以劉總兼侍
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
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丁巳
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午立皇弟憬為鄜王
恂為瓊王溥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協
為湓王懔為衢王悅為澶王皇子湛為景王涵為江王

唐憲宗

湊為漳王溶為安王湮為潁王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
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
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
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
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
總不知所存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翰林學士李德裕
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
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
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堂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
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
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

閔之婿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禮復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羅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擁茶額每百錢加稅

唐穆宗

五十右拾遺李珣等上疏以為擁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丙辰建王恪薨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管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間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

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
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
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
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
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
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
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
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
弘靖幽州勤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
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
容驕貴有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專涉

唐穆宗

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
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
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
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
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緡之以法數以反虜
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
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端嚴學義顯赫讀學象寶書志高崇禮學國器關國食皇至百食寶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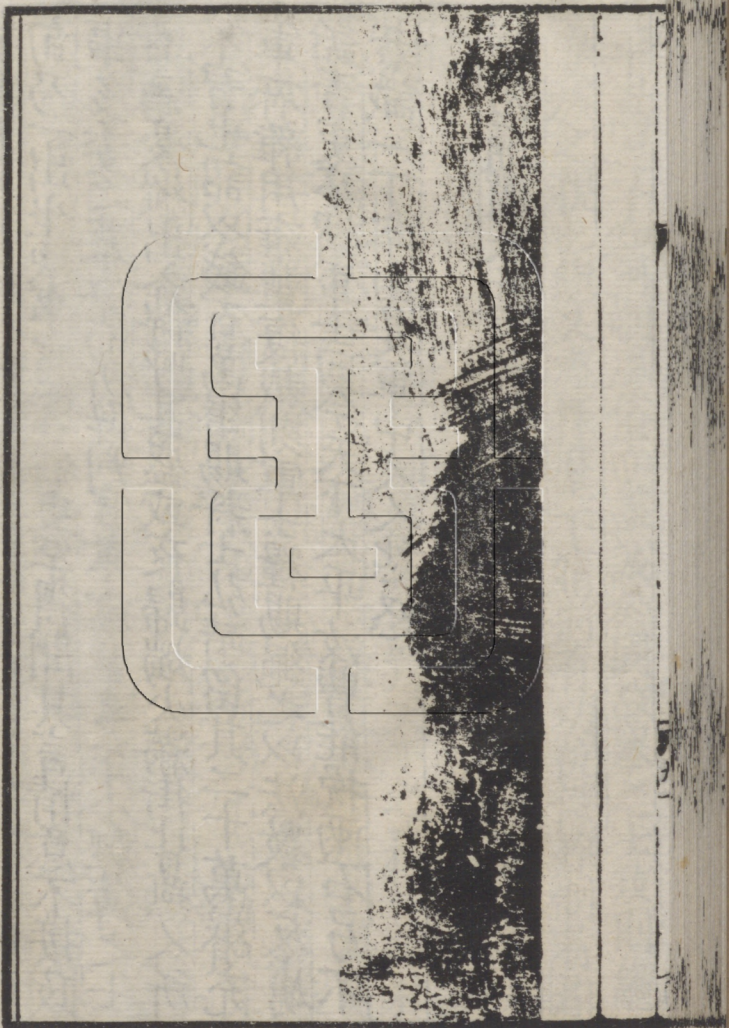
警備金黃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亦舊若七月盡玄
熙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
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
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
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
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
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



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
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
奉以爲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
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
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壬子羣臣上尊號
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
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
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
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德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
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

唐穆宗

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性
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
王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凌沔之孫也弘正厚
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
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
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
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
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挾其細故以激怒之尚以魏
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謀於府署
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廷湊自稱
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

廷震駭崔陵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勣聞由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勣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

唐穆宗

勣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勣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

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澹 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滿城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貨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

唐穆宗

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廢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宮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

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
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
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
興爲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爲之上聞智
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是以寵之 丁丑裴度自
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
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
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軍節度
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
布將全軍二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

唐穆宗

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然於裴度但以度先
達重臣悉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
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
狀以爲逆取構亂震懼山東茲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
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
先後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
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
下覺寤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
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費用方深不敢抵觸
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
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

付之意不輕遭茲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
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茲臣最所畏懼
恐臣發其過惡自討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
討茲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迨遛日時進退皆受
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
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
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
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
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
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翰
林因遇如故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官官受其

唐穆宗

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曰直臣有才可
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
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
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

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

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
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

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

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宏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

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

怒宵潰推廷宏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

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
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崙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
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
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
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
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
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
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
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
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
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

唐穆宗

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
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
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
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眾
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
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
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
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
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
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

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抵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

唐穆宗

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白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

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庾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于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

唐穆宗

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困臣既無功敢志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已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

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
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
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
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
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
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
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
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
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
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
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

唐穆宗

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
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
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
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
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
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
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旣
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攻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
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
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沂州刺史

良弼蒙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蒙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

唐穆宗

稹然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未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摠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偁恃恩陵轍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偁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

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朔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之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藉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用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召詰闕除以它官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軍士釋甲而

唐穆宗

入智興不從已已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
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拜伏曰軍眾之
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皆素所
辦也遣兵備送羣至壩橋而返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
道進奉在汴中者并兩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丙午加
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
寢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
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
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
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
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

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社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至其父堅守殺平

唐穆宗

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員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藉藉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况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忠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

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今茲囚繫太后尚未知之况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已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壬子以裴度爲淮南節度使餘如故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遜裴度之計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朝議以爲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緡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言事者

會稽云

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已未以王智興爲武寧節度使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戌以傳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

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
截喧訴其爲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
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
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
此取濟兩得利便令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
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
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
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
爲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
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
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

唐穆宗

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
參百兩鑄皆以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
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
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
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
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
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邕州人不樂屬容管
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
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五
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王庭湊之圍
牛元翼也和玉傳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

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
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積皆然之有李賞者
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積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
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鞠之 戊午
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
其直充犒賞 二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
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積為同州刺史以
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
州渭北掠官馬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
與于方為邪謀責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積長春宮使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

唐穆宗

降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營管經略使 初
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
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又峻威刑軍士不悅
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
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府
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
李汭為留後 丙申宋王結薨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
亂庚子李汭自奏已權知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
相議汴州事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汭節李逢吉
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令若并汴州弃之則是江淮以
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

之節不愛一方之死平議未決會宋毫穎三州刺史各
上奏請別命帥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
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介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
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心脫介旅拒則命徐許
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
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以韓充爲宣武節度兼義成
節度使徵李介爲石金吾將軍介不奉詔宋州刺史高
承簡斬其使者介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有
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
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介屯尉氏充
海節度使曹華聞介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介遣兵

唐穆宗

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
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斬獲二千餘人 八月辛酉大理
卿劉元鼎自吐蕃還 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武
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
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于郭橋斬首千餘級進軍
萬勝初李介旣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
介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介疽發於首遣李臣
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旣而官軍四集兵屢敗介
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卧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
擒介殺之詐爲介牒追臣則等至比皆斬之執介四子送
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

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充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采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錮餘貲家富厚橫

唐穆宗

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 朝廷之討李亦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亦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亦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搥擊終不離主耳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復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緄薨 庚辰上與官者擊毬於禁中有官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得聞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曰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官者

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
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
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
瘳是歲初行宣明曆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